

守望
敦煌

敦煌千年：风沙吹不尽的文明交融史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唐骋华 图/新华社】

大漠孤烟，驼铃悠扬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敦煌如一颗被戈壁与雪山环抱的明珠，从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的喧嚷，到莫高窟岩壁上回荡数百年的诵经声，它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文化的执着。这里曾是丝路的咽喉，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交融；这里曾是绿洲上的“都会”，在荒漠间织就繁华；这里更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和艺术，在漫天风沙的岩壁上顽强地生根发芽。回溯敦煌的光辉岁月，便是触摸一段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史。



在音乐舞蹈诗《我的梦》中，演员表演敦煌主题舞蹈《相印》。



游客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拍摄满月。

丝路纵横：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

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，河西走廊最西端，西与库木塔格沙漠接壤，北面为戈壁，南面是绵延的祁连山脉。考古显示，4000多年前这一带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。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记载：“允姓之戎，居于瓜州。”有学者认为，这里的“瓜州”可能就是敦煌。

既名瓜州，顾名思义，敦煌以产瓜闻名。你或许会奇怪：敦煌的气候极度干旱，周边均为荒漠，它怎么会盛产瓜果呢？这就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了。

自敦煌以西，包括今中国新疆及中亚的广袤地区，中国古人统称为“西域”。西域遍布崇山峻岭、沙漠戈壁，人类难以生存。但在山谷与荒漠之中点缀着一片片绿洲，由此吸引人群聚居，逐渐形成农耕聚落。我们熟悉的楼兰、尼雅、吐鲁番等都属于绿洲文明，敦煌亦如是。而且从地理位置看，它正处在一连串绿洲文明的最东边，与中原文明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。

不过，敦煌真正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还要到汉代。

汉元光六年，即公元前129年，汉武帝发起了一系



莫高窟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。

列打击匈奴的战役，汉朝势力不断向西延伸，将匈奴人越推越远。公元前121年，汉武帝设置酒泉、武威二郡，十年后又增设张掖、敦煌二郡，标志着汉朝完全占领河西走廊，匈奴人被驱逐到阳关和玉门关之外。敦煌郡也因此成为汉王朝的西大门。

现在问题来了，敦煌为何叫“敦煌”？

《汉书》给出的解释是：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就是说，汉武帝命名敦煌郡，是取其盛大辉煌之意。然而近代以来，随着考古材料大量涌现，学者对太史公的说法表示怀疑，认为“敦煌”本非汉语，而是对其他语言的音译。具体是哪一种语言呢？学者提出了藏语、羌语、吐火罗语等意见，至今没有共识。

其实无论“敦煌”一词源自何处，都折射出它作为丝绸之路上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。唯其如此，东西方文明才能于此交错相会，成就其盛大辉煌。

西汉的丝绸之路一般从长安或洛阳出发，经河西走廊到敦煌，接着向西出阳关和玉门关，沿库木塔格沙漠边缘两侧分为南北两道。其中，南道从敦煌经楼兰、于阗等地，攀越葱岭（即帕米尔高原）抵达今天的伊朗，最远可到大秦（即罗马帝国）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；北道从敦煌经吐鲁番、喀什等地，攀越葱岭，同样可抵大秦。汉代之后，人们又开辟出一条更为偏北的道路，从而形成三条路线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条条丝路都要经过敦煌。

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：中原的丝织品、麻织品、瓷器、漆器、铁器等先进手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向欧亚大陆西端输出，与之相应地，葡萄、石榴、橄榄、琉璃、呢绒等域外事物也陆续传入中国。而敦煌，正在两股潮流的交汇处，输出也好输入也罢，都绕不开它。这样的地方，不繁荣就奇怪了。

乱世桃源：西北腹地的繁华旧梦

自汉武帝设郡，汉王朝长期在敦煌屯田，并持续移民，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模式。至西汉末年，敦煌下辖六县，人口达3.8万。这个规模今天来看平平无奇，但在古代，已然称得上都会了。要知道，直到中世纪中期，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人口也才几千人，远远不及敦煌。而敦煌的繁荣富足，是在一片小小的绿洲上创造的。古人的智慧与能力可见一斑。

当然，这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

东汉末年，天下板荡；三国到魏晋时期，中原更是战乱不止。敦煌则因地处西北腹地，未被战火殃及，保持着难得的安宁。一时间，中原人士纷纷移居，把敦煌当作躲避乱世的桃花源。其中不乏硕学名儒，如史书上有记载的宋纤、郭瑀、祁嘉等。据《晋书·祁嘉传》，祁嘉原为中原人士，少年清贫，但十分好学。二十多岁到敦煌游学，精研经史，终成一代大儒。后祁嘉招收学生，传授儒学，从者两千余人。

你能想象吗？两千多年前，在远离洛阳、长安等儒学中心的西北边陲，一位学究领着数千学子，弦歌不辍、吟诵不绝，于乱世中传承着中华文明。

公元400年，李暠定都敦煌，创建西凉政权。作为汉代飞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孙，李暠深受儒学熏陶，他兴办教育、礼贤下士，吸引了教育家刘昉，历史地理学家阚骞、宋繇等人。李暠本人也富有文采，有《述志赋》《槐树赋》等作品。在其治下，敦煌的文化走向又一个高峰。

李暠逝世后，西凉陷入衰落和内乱，终被北凉攻灭。李暠在荒漠间打造的一方“儒学绿洲”，也如落花流水一般凋零。然而敦煌并未就此沉沦。

修行之地：莫高窟的千年营造

西凉政权建立前34年，即公元366年，一位法号乐傅的中原行脚僧云游至敦煌。他见城东南地势开阔，且河流淙淙，便信步登上河畔一处高地，面对三危山参禅入定。待其睁眼远眺，忽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，恍若有

千佛化现而出。乐傅认定这是自己虔诚修行所得的感应，于是决意在敦煌落脚。他请来工匠，在河西岸的岩壁上开凿石窟，用于坐禅修行。不久，僧人法良慕名而来，在乐傅的石窟旁另凿一座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修行人来开凿石窟，蔚为风潮，至唐代已有1000多座石窟。此地被称作莫高窟，也叫千佛洞。

有意思的是，莫高窟的名称和形制，再一次凸显出敦煌作为丝路重镇，交融了多元文化的样貌。

关于“莫高”二字的出处，一种说法是最先开凿石窟的乐傅，道行特别高，后来者都比不上，所以叫莫高窟。另一种说法是，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，海拔比敦煌城高300米，附近没有比它更高的了，莫高窟名副其实。还有学者认为，“莫高”是梵语“解脱”一词的音译。考虑到佛教及石窟修行皆起源于印度，这种见解不无道理。

那么就要说到石窟的渊源了——它的确来自古代印度。你可能要问：僧侣不是住在寺院里吗，为什么还要开凿石窟？那是因为寺院为传播教义、吸引信众，多建在都会，地处闹市，遂难得安宁。即便建在郊野，也免不了信徒、香客造访，照样无法清静。因此一些僧人干脆隐入深山，在山崖上凿窟居住。佛教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，石窟修行这种形制也随之而来。

不只敦煌，我国许多地方都有石窟，如天水麦积山石窟、大同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等。它们离市区并不遥远，大多是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。一方面确保修行者有安静的环境，另一方面也便于物资供给。

石窟修行不是容易的事。以莫高窟现存最早开凿的第268窟为例，主窟为一条宽约1米的过道，两侧各开4间小禅室，每间仅能容纳一人。坐在里面，除了打坐参禅，什么都干不了。由于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，第268窟原先没有塑像和壁画，后来观念变化，“观像”成为修行的一种方式，才逐步增添。而之后开凿的石窟，因预作规划，塑像和壁画的规模、技艺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从乐傅和尚初建，历经十六国、隋、唐等十多个朝代，一代代修

行人于此营造石窟，坐禅修行。莫高窟蔚为壮观，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重镇。时至今日，莫高窟尚存735个洞窟、4.5万平方米壁画及2415尊彩塑，构成今日“敦煌学”的雄厚家底。

盛极而衰：黄沙掩卷不见天日

公元755年，骤然爆发的安史之乱将盛世大唐拽入衰乱的深渊。由于将大量军力、资源从西北抽调至中原，镇压叛乱，唐朝对西域的控制愈发力不从心。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趁机伸展势力，逐步占领了河西走廊。公元848年，敦煌人张议潮利用吐蕃内乱，率众起义，河西走廊重回唐朝怀抱。

吐蕃统治者和张氏家族都崇佛，因此这百年间虽有战火，却并未摧折佛教，反而给敦煌艺术注入了新鲜元素。比如第159窟、第231窟中，展现了吐蕃赞普聆听佛法的场景。第156窟、第196窟里，则出现了张氏家族成员的形象。

此后敦煌又历经西夏、元朝等统治，延续了繁荣富足的局面。尤其元代，因蒙古四大汗国中有三个都要通



莫高窟景区。

过敦煌与中原联络，因而元朝朝廷对敦煌非常重视，极力发展农业，兴办教育，提倡佛学。马可·波罗途经敦煌时，见到了商旅繁闹、寺庙林立的景象，足见敦煌之兴盛繁荣。

然而，明代中叶国力衰退，连河西走廊都难以保全了。明嘉靖帝下令放弃包括敦煌在内的嘉峪关以西地区，并封闭嘉峪关，只求自守。敦煌至此衰落。清代虽然对敦煌加以治理，还从内地迁移人口加以充实，无奈此时丝绸之路也早已湮没，敦煌失去了“当西域之冲”的地理位置，也不再与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汇融合，不可能重现昔日的辉煌了。

其实从艺术史的角度看，敦煌艺术进入停滞期的日子恐怕更早。

进入元代，敦煌艺术的发展脚步已经大大延缓了。现存元代石窟只有十来个，而且很难称作精品。这可能是因为元代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，而相比营建石窟，藏传佛教更热衷修建寺院。及至明代，敦煌艺术更是跌入“空窗期”——几乎没有修行人来开凿新石窟了，造像和壁画活动随之停滞。清代仅仅对莫高窟做了一些维护、修复工作，由于匠人星散、传承中断，已没有能力再进行创造了。因此，学术界一般将敦煌艺术的句号画在元代。

清代中叶以降，莫高窟进入无人关心、无人过问、无人管理的“三无”状态。石窟任由风吹沙打，不少洞窟被沙土掩埋，不见天日。